

法国

France

IN FOREIGN LAND

JUAN JONG

F R A N C E 法国

S P A I N 西班牙

P O R T U G A L 葡萄牙

C Z E C H 捷克

H U N G A R Y 匈牙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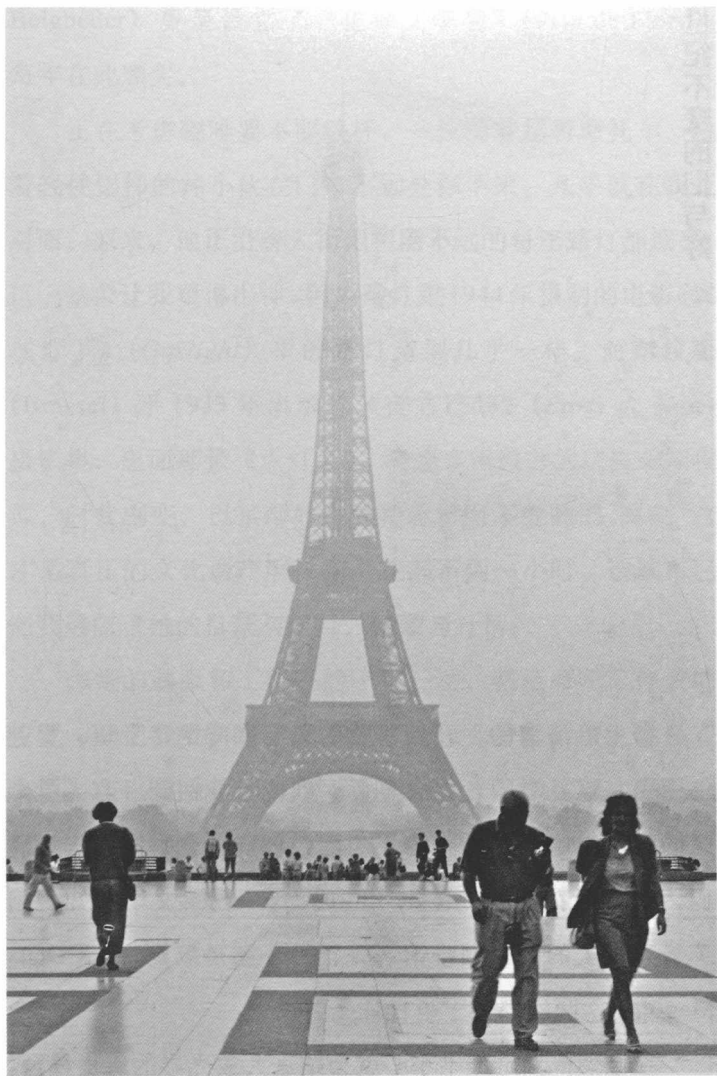
巴黎我去过不下十次，但第一次拍的胶卷压成样片后便束之高阁，二十多年没碰过。最近找出来，才发现连时间顺序都没整理，十二卷三十六格的影像交错混杂，如同我失准的记忆。没别的法子，只有静下心来，从每卷的第一张和最后一张找线索，一卷一卷慢慢衔接，才逐渐理出了头绪。传统摄影的好处就是，永远可从样片找回失去的记忆点滴。

我发现，在抵达巴黎之前，相机记录的是台湾宜兰四季村，望着一格格画面思前想后，终于恍然大悟。《四

季》早就出过书、开过展览，时隔多年重返故地，只因张大春主持的《纵横书海》电视节目想录制我下乡拍照的情况。巴黎街头的前一张景象，就是我在回程中经过北宜公路，于九弯十八拐处俯瞰的兰阳平原；龟山岛在远远的海平面上，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。

如今审视这些从没放大过的照片，觉得它们仿佛暗示着我的创作之路将从本土迈向世界。那年，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了《人与土地》中的十二张照片，法国摄影博物馆也刚好要为我举行个展。千里迢迢来到巴黎，一是为了参加展览开幕式，二是要向收藏我作品的巴黎现代美术馆摄影部主任，也就是赵无极的夫人弗朗索瓦丝·马凯（Françoise Marquet）致谢。

清晨踏上法兰西，老友刘俐与夫婿赵克明已在机场等我们了。时间太早，旅馆还不能办入住手续，刘俐帮忙把行李寄在门房，带着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一个可远眺巴黎铁塔的广场。晨雾笼罩下的花都扑朔迷离，既神秘又罗曼蒂克，但这景点全球游客都喜欢拍，我也就无心经营，只顺手按了一下快门。没想到现在看来，竟比我认真拍的照片还要好，也算是神来之笔了！



巴黎铁塔，1990

街上冷清清的，开始营业的只有咖啡馆，上班、早起的市民在这儿看报，打发早餐。刘俐带我们到一家人气颇旺的咖啡馆吃了热腾腾的牛角面包、煮蛋、咖啡，告诉我们，这就是花神（Café de Flore）——巴黎文学与知识精英最喜欢去的两家咖啡馆之一，另一家是双叟（Les Deux Magots）；两家都位于圣日耳曼大道。

在巴黎，真是一不小心就会踏进大放光彩的历史舞台；当年萨特与西蒙娜·波伏娃就是在花神咖啡馆酝酿了存在主义，而1994年，法籍作家弗雷德里克·贝格伯德（Frédéric

Beigbeder) 更是设立了“花神文学奖”(Prix de Flore), 每年在此颁奖。

正在考虑咖啡要不要续杯, 一位骑着越野摩托车、挑着轻便铝梯的帅小伙在门口不远处停下来, 几乎就在我正对面; 原来, 他正沿着大街把相隔不远的每座路灯都擦亮。这一景象让我望得出神, 因为路灯跟 1944 年拍摄的电影《煤气灯下》(*Gaslight*) 里的路灯造型几乎一样。而布拉塞 (Brassaï) 于 1933 年出版的《夜之巴黎》(*Paris de Nuit*) 摄影集, 里面那张《点灯人》, 姿态也跟眼前的这位非常相似。时代剧变, 巴黎却始终保持着世纪不变的旧与好,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遗产啊! 踏上花都不到一小时, 这城市已向我透露了她的自豪与坚持、精致与抒情。

帅哥的制服和工作时的一举一动, 甚至摩托车停放的位置, 都让我觉得再合宜不过了, 怎么看都舒服。难怪有人说, 在巴黎啥事不做也不会无聊, 光是泡在路边咖啡座看人来人往, 看他们的穿着与互动, 也能品出味道来。



圣日耳曼大道，巴黎，199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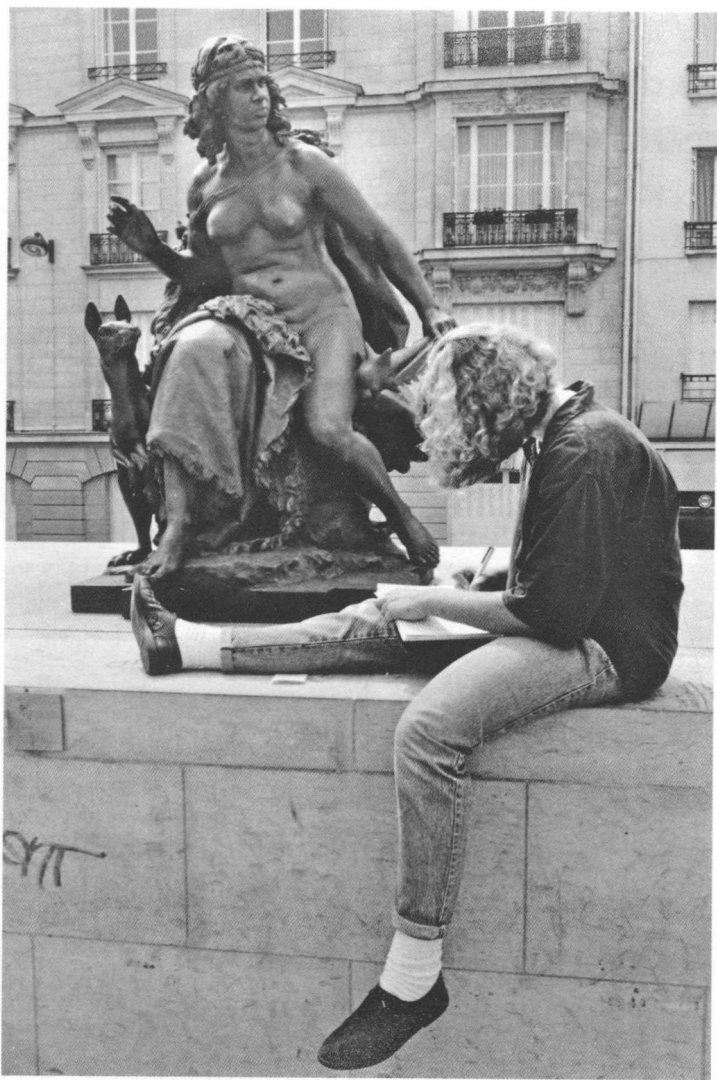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妙龄女子大概是太爱法兰西了，连头发也染成国旗的红、白、蓝三色。她坐在雕像旁埋首疾书好一阵子了，聚精会神的模样让我好奇：是作家吗？学生吗？还是游客？周遭人来人往，她却完全不受干扰，也不认为自己有取悦任何人的需要。

奥赛美术馆（Musée d'Orsay）的广场上，六尊代表不同种族的女神雕像各据一方，分别以地球的六大洲命名，是六位雕塑大家的作品。巴黎除了大大小小的美术馆，任何户外空间、大街小巷都可看到艺术家的心血结晶竖立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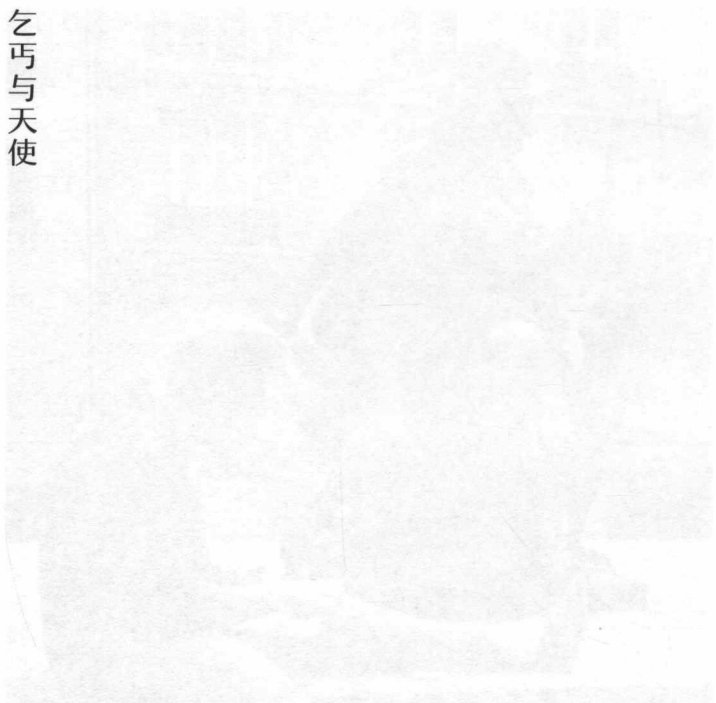
老百姓随时都可亲炙名家杰作，文化、艺术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实已融为一体。

女子坐在马蒂兰·莫罗 (Mathurin Moreau, 1822—1912) 创作的大洋洲女神旁，这尊雕像原是 1878 年为世界博览会所作，能移到街头让大众瞻仰，真乃艺术家之幸。

女神的姿态与表情，表达了既想回首过往，又要朝前迈进的精神，肌骨扭动，让人感觉到青铜躯壳内的血脉喷张。从镜头看去，女神座前的女郎仿佛也是雕像，两者呈现了不同时代女性所共同追求的独立与自主。



奥赛美术馆广场，巴黎，199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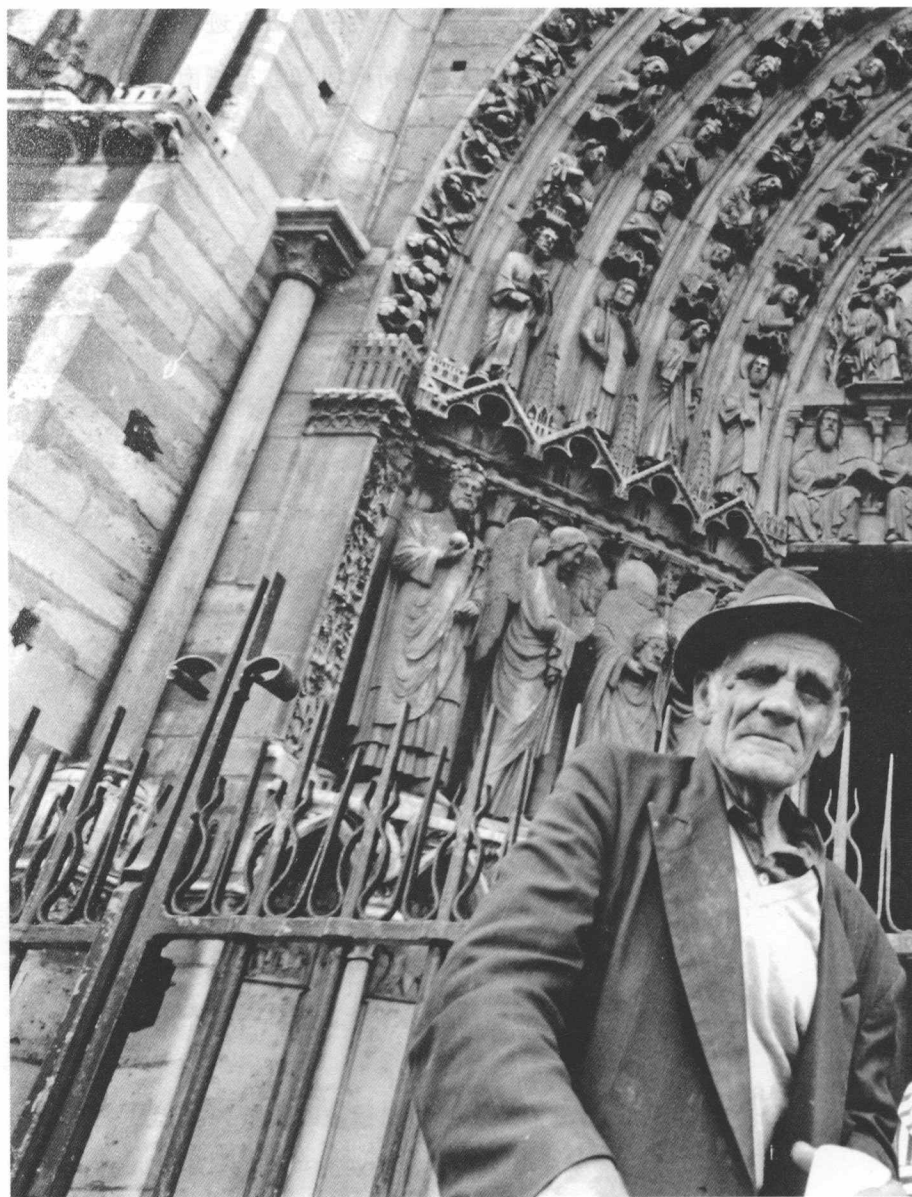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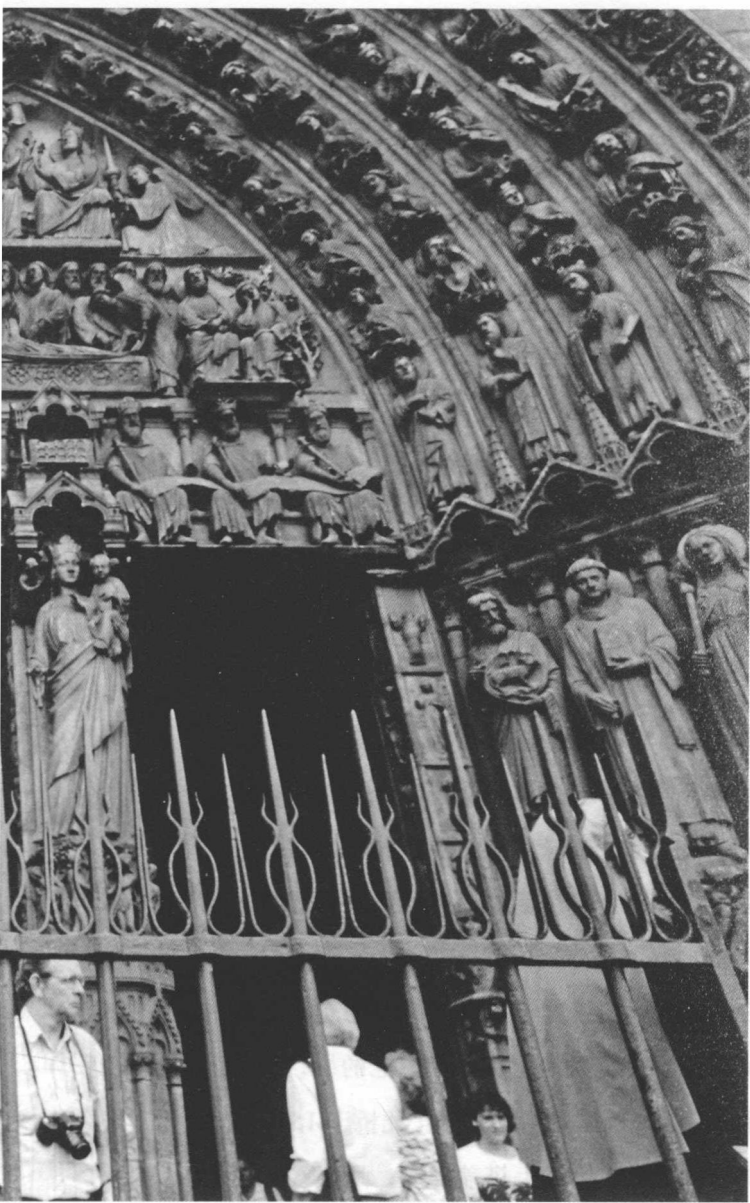
游客到巴黎，圣母院是必访之地，我们一家三口也不例外。要去的那天，我一路都在想着高中时读过的那本雨果名作，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《巴黎圣母院》。来到圣母院的正门广场前，一位满脸沧桑、衣服灰扑扑的老人忽然横在眼前，朝我伸出一只纸杯，让我着实吓了一跳，仿佛驼背敲钟人卡西莫多突然从黑暗中闪出。

原来，他只是位乞丐，希望我在纸杯里投点钱。放入铜板后，本能让我顺势举起相机，拍下了这张照片。来不及反应的他，也就这么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胶卷上。

圣母院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古迹、观光名胜与宗教场所，位于市中心塞纳河西堤岛之东侧南岸，开口面对西方。广场有个原点（Point Zéro）地标，是法国丈量全国各地里程所使用的起测点，这使得圣母院被视为法国文化中心点的象征意义又更加强烈了。

哥特式建筑的大门雕满《圣经》人物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最抢眼的却是闯入眼前的这位乞丐。当时觉得是意外，现在将照片放大出来，倒使我起了遐想：他是真正的乞丐吗？靠乞讨度日有多久了？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？或者，他其实是在试炼世人的悲悯心、包容心。或许，天使真的会以人们想不到的身份下凡呢？





圣日耳曼大道·巴黎·1990

塞纳河从巴黎市中心穿过，左岸右岸各有风情。所有关于巴黎的电影绝对会有塞纳河的镜头，任何摄影家拍巴黎也不会漏掉两岸风光。这些动态或静态的影像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，以至于漫步在路上、桥上，会有已经来过的感觉，少了几分新鲜。

巴黎的三十五座桥陆续建于不同时期，跨越西堤岛的“新桥”（Pont Neuf）是塞纳河上现存最古老的桥，也是巴黎首座石造桥梁，历时近三十年才完工。此桥于1578年开始兴建，因未遵循传统在桥梁上搭盖房屋，所以被命名为



新桥。

皇帝亨利四世决定桥上不搭建筑，是为了避免阻挡卢浮宫的视线。四个世纪过去了，历经多次修复与更新的大桥依然交通繁忙，河边一带历史悠久的旧书中心几乎与这座桥一样著名。

这幅景象实在是太有名了；亨利·卡蒂埃-布列松(Henri Cartier-Bresson)、爱德华·布巴(Édouard Boubat)、罗伯特·杜瓦诺(Robert Doisneau)等大师，都曾经从这个角度留下或温情，或幽默，或超现实的影像，如今，那些镜头已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永垂不朽。

经典作品深烙脑海，让我迟疑着到底要不要按快门，因为再怎么取景，也像是翻拍照片。就如镜头前的这位写生者，整幅画早已在前辈的笔触下完美构成，他充其量也只能在无关紧要的小角落刷个几下，再怎么表现也会是画蛇添足。画师的背影映出我的心境。转个念头、举起相机，就以这声“咔嚓”来向摄影大师们致敬吧！